



朱子读书法--诠释与诠释之外

2006年7月26日

来源:经典与解释

作者:陈立胜

作者其他文章

[“四句教”的三次辩难及其…](#)

栏目广告6, 生成文

件 HTDOCS/NEWXX9.HTM 备用,

“读书”与“诠释”是两个相互有别而又有着紧密联系的概念。就两者各自的承担主体而言，读者和释经者是两种不同的角色。读者可以仅止于阅读而已，而不必将读书之所得形诸文字，而释经者则要把阅读所获得的“意义”予以文字的表达。读者阅读过程中所牵涉到的“诠释”因素，对于读者本人而言，完全是非课题化的、不自觉的，而诠释者之为诠释者，理应把文本的解读作为自己的专题。在学理上，阅读现象学与文本诠释学亦有各自不同的关注的焦点与领域。但是，对两者进行截然的分隔亦是行不通的，毕竟任何经典的诠释首先建立在相应的阅读这一环节上面。阅读是诠释过程中的基础性的要素，而任何阅读如果没有诠释性的先见的“引导”，便根本无法进行，在这种意义上，任何阅读都已经是诠释。在这里，两者确实存在着一种“辩证的关联”乃或“循环”。本文旨在通过对朱子读书法的文本考察，揭示传统读书法的独特品格，由此或可对弄清时下讨论的中国思想中的诠释传统之个性有所裨益。

1、圣书意识

圣书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决定相应的对圣书的态度，以及阅读的目的与方法。圣书乃载道之书，在这一点上，朱子与其它宋明儒的看法是一致的。

圣人千言万语，只是说个当然之理。恐人不晓，又笔之于书。自书契以来，《二典》、《三谟》、伊尹、武王、箕子、周公、孔、孟都只是如此，可谓尽矣。（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页187）

……圣人之言，即圣人之心；圣人之心，即天下之理。（《朱子语类》，第7册，页2913）

言（圣人之言）-心（圣人之心）-理（天理/圣人之意）构成了朱子圣书意识的基本结构。此结构亦决定了读者之阅读模式：由圣人之言，通圣人之心，达圣人之意（天理）：

读书以观圣贤之意；因圣贤之意，以观自然之理。（《朱子语类》，第1册，页162）

所以，最理想的读者是虚心、诚意以求与作者（圣人）心心相印的读者。在此意义上，读者在根本上只能是“敬虔的”、“被动的”、“倾听性的”、“接受性”的。

应该指出的是，朱子非常强调圣书、圣言与天理之完全对应性：

圣人言语，皆天理自然，本坦易明白在那里。只被认不虚心去看，只管外面捉摸。及看不得，便将自己身上一般意思说出，把做圣人意思。（《朱子语类》，第1册，页179）

若有个高妙底道理而圣人隐之，便是圣人大无状！不忠不信，圣人首先犯着！（《朱子语类》，第7册，页2785）

圣人之言既然“坦易明白”，那么，每一个虚心的读者就都可以读懂，而毋须某个特殊的释经阶层做中介；既然圣人无隐，那么，就不存在什么“教外别传”、“传心密法”。

2、为何读书

既然书乃载道之书，读书当然是为了求道。然而，求道并不只是纯粹识见方面的事情，在根本上，读书是为己之学，切己工夫，须以身心做根底，在此意义上，朱子反复讲读书乃“第二义”、“第二事”：

学问，就自家身上切要处理会方是，那读书底已是第二义。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曾外面添得来。然圣人教人，须要读这书时，盖为自家虽有这道理，须是经历过，方得。圣人说底，是他曾经历过来。（《朱子语类》，第1册，页161）

如此，解经、晓义皆不是读书之最终目的，如读书活动仅止于文本之解读，而不以身体之、以心验之，则属“俗学”而非“道学”：

今人读书，多不就切己上体察，但于纸上看，文义上说得去便了。如此，济得甚事！“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古人亦须读书始得。但古人读书，将以求道。不然，读作何用？今人不去这上理会道理，皆以涉猎该博为能，所以有道学、俗学之别。（《朱子语类》，第1册，页181）

道、俗之别在于阅读意识与态度之别：“只管就外边文字上走”，支离杂扰，即是俗；切己体察，即是“道”。圣人之言不过是一个前引，真正的读者是顺着这个前引而亲自去行、去践履：

大凡为学，最切要处在吾身心，其次是做事，此是的实紧切处。学者须是把圣人之言来穷究，见得身心要如此，做事要如此。天下自有一个道理在，若大路然。圣人之言，便是一个引路底。（《朱子语类》，第7册，页2756）

许多道理，孔子恁地说一番，孟子恁地说一番，子思恁地说一番，都恁地悬空挂在那里。自家须自去体认，始得。（《朱子语类》，第1册，页188）

所以真正的读书不是增加知识，不是消遣光阴，不是遮眼，而是切己、行己，甚至是要改变气质：

读《六经》时，只如未有《六经》，只就自家身上讨道理，其理便易晓。（《朱子语类》，第1册，页188）

今读书紧要，是要看圣人教人做工夫处是如何。如用药治病，须看这病是如何发，合用何方治之；方中使何药材，何者几两，何者几分，如何炮，如何炙，如何制，如何切，如何煎，如何吃，只如此而已。（《朱子语类》，第1册，页162）

……贺孙问：“先生向令敬之看《孟子》。若读此书透，须自变得气质否？”曰：“只是道理明，自然会变。今且说读《孟子》，读了只依旧是这个人，便是不曾读，便是不曾得他里面意思；《孟子》自是《孟子》，自家身己自是自家身己。读书看道理，也须着些力气，看教分明透彻，方于身上有功。（《朱子语类》，第7册，页2889）

读书竟然类似于宗教信念的“改宗”（conversion），读书之切己工夫如此！诚如钱穆先生所说，朱子之读书法，同时即是一种“涵养”、一种“践履”。[1]

3、读书心态

3·1圣书态度

如前所述，在朱子看来，最理想的读者是敬虔的、被动的读者，他对于圣书的态度是顺服的、尊重的态度。在圣书面前，读者必须表现出相应与相宜的举止与姿态：

学者读书，须要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涵咏，切己体察。（《朱子语类》，第1册，页179）

这种读书举止牵涉到身体之姿势（敛身正坐）、视觉之样式（缓视）、声音之情态（微吟），以及心之状况（虚心）等诸种要件，读书本身成了一种特殊的身心投入之“行为”，这种行为已远远超出了普通意义上的读书之含义，而成了一种读者和作者（圣贤）直接沟通行为：

……大抵所读经史，切要反复精详，方能渐见旨趣。诵之宜舒缓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须端庄正坐，如对圣贤，则心定而义理易究……（〈与魏应仲〉，《朱熹集》，第4册，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页1805）

3·2专心与静心

专心强调的是投入精神，朱子对此有“葬身”之喻：

读书者当将此身葬在此书中，行住坐卧，念念在此，誓以必晓彻为期。看外面有甚事，我也不管，只恁一心在书上，方谓之善读书。（《朱子语类》，第7册，页2805）

又说：

读书，须是要身心都入在这一段里面，更不问外面有何事，方见得一段道理出。（《朱子语类》，第1册，页177）

“将身葬在此书中”、“一心在书上”、“身心都入在这一段里面”都说明读书要有专心、有完全的投入之精神，朱子又曾形象地把这种专心精神比喻成“踏翻了船，通身都在那水中”（《朱子语类》，第7册，页2765）。然而心易分而难专，要专心须先“平心”、“静心”才行：

大抵人要读书，须是先收拾身心，令稍安静，然后开卷，方有所益。若只如此驰骛纷扰，则方寸之间自与道理全不相近，如何看得文字？今亦不必多言，但且闭门端坐半月十日，却来观书，自当信此言之不妄也。（〈答周深父〉，《朱熹集》，第6册，页3331）

如此，读书行为与收拾身心联系在了一起，为了进入读书这一复杂过程，有时还必须经历“闭门端坐”这样一个严格的预备阶段。

3·3虚心与耐心

虚心读书，是朱子反复强调一个主题。有门人问读经之法，朱子曰：“亦无法，只是虚心平读去。”（《朱子语类》，第1册，页187）“虚心”即是要克服“浮论”、“先入之见”，克服“六经注我”式的主观随意性。在朱子看来，读书不虚心，就无法真正领会圣贤话语，就会认己意、私意为圣贤之意：

看文字许是虚心。莫先立己意，少刻多错了。（《朱子语类》，第1册，页179）

今学者不会看文章，多是先立私意，自主张己说；只借圣人言语做起头，便自把己意接说将去。病痛专在这上，不可不戒。（《朱子语类》，第7册，页2811）

看书，不可将自己见硬参入去。须是除了自己所见，看他册子上古人意思如何。（《朱子语类》，第1册，页185）

初看时便先断以己意，前圣之说皆不可入。此正当今学者之病，不可不知。（同上书，页189）

虚心是为了防止“用己意迁就圣贤之言”，只有心“虚”了，圣贤之话语才能得到“落实”的空间，才能让圣书之“原意”如其所是地展现出来。这颇有点类似于现象学方法中的“悬搁”，只有“悬搁”了，才能“面向实事本身”。不过在现象学悬搁那里，更多强调的是“直观”（视觉）的旨趣，而在朱子这里，则表现出“倾听”（听觉）的取向：

凡看书，许虚心看，不要先立说。看一段有下落了，然后又看一段。须如人受词讼，听其说尽，然后方可决断。（同上书，页179）

做好将圣人书读，见得他意思如当面说话相似。（同上书，页162）

读书，如问人事一般。如知彼事，须问彼人。今却不问其人，只以己意料度，谓必是如此。（同上书，页185）

在这三个读书的比喻中，读者的身份首先是一个倾听者的角色，读书的艺术乃是倾听的艺术。“听”和“看”有着非常重要的区别，听者的心态是期待的、接受的、投入的，听者不可能同视者将目光任意浏览周遭的对象那样，将耳朵任意听取周遭的声响，倾听总是期待着，总是沉浸于所听的对象之中的，而不像视觉那样游离于所看的对象之外。[2] 倾听式的读书法一方面揭示了读者在文本面前的“被动性”，用朱子的术语是“义理自出”，另一方面也突显了读者与文本（以及文本背后的圣贤）之间的亲切与亲合的关系。这与出于一己之趣的东看西看、走马观花的“看书”法有着本质的差别。

3·4 “退一步”

朱子还用“退一步”来进一步阐释“虚心”之读书法：

学者观书，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向前，愈看得不分晓。不若退步，却看得审。大概病在执着，不肯放下。正如听讼：心先有主张乙底意思，便只寻甲底不是；先有主张甲底意思，便只寻乙底不是。不若姑置甲乙之说，徐徐观之，方能辨其曲直。横渠云：“濯去旧见，以来新意。”此说甚当。若不濯去旧见，何处得新意来。今学者有二种病，一是主私意，一是旧有先入之说，虽欲摆脱，亦被他自来相寻。（《朱子语类》，第1册，页185-186）

又：

……再问：“所说‘寻求义理，仍须虚心观之’，不知如何是虚心？”曰：“须退一步思量。”次日，又问退一步思量之旨。曰：“从来不曾如此做工夫，后亦是难说。今人观书，先自立了意后方观，尽率古人语言入做自家意思中来。如此，只是推广得自家意思，如何见得古人意思！须得退步者，不要自做意思，只虚心将古人语言放前面，看他意思倒杀向何处去。如此玩心，方可得古人意，有长进处。且如孟子说《诗》，要‘以意逆志，是为得之’。逆者，等待之谓也。如前途等待一人，未来时且耐心等待，将来自有来时候。他未来，其心急切，又要进前寻求，却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率古人言语，入做自家意中来，终无进益。”（同上书，页180）

“退一步”既指从私人的先入之见中退出来，也指从“急迫”、“急切”的心态中退出来，于是，在朱子这里，“以意逆志”便成了“耐心等待”圣贤原意的方法。如果说“虚心”重在为先入之见的悬搁，那么，“耐心”则重在为急迫情绪的悬搁：

凡看圣贤言语，不可迫得太紧。（同上书，页185）

读书，放宽着心，道理自会出来。若尤愁迫切，道理终无缘得出来。（同上书，页164）

读书要须耐烦，努力翻了巢穴。譬如煎药，初煎时，须猛着火；待滚了，却退着，以慢火养之。读书亦须如此。（《朱子语类》，第7册，页2778）

朱子将读书喻为慢火煎药，可见读书需要一种从容不迫、气闲神定的心态，三心二意、六神不定是读不好书的。所以心“虚”之外，尚须“定”：

学者观书多走作者，亦恐是根本上功夫未齐整，只是以纷扰杂乱心去看，不曾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涵养本原，且将已熟底义理玩味，待其浹恰，然后去看书，便自知。（《朱子语类》，第1册，页178）

有时，朱子又把湛然凝定心拟为“止水”、“明镜”：

心不定，故见理不得。今且要读书，须先定其心，使之如止水，如明镜。暗镜如何照物！（同上书，页177）

虚心也好，耐心也好，实质上都要尊重文本、尊重作者的一种要求，朱子曾把这种读书的方法称为“以书观书”、“以他说看他说”。（同上书，页181）这种读书法与六经注我式的读书法迥异其趣，甚至它也不应简单地被归为“我注六经”法。在朱子这里，读书的大忌是“以己观物”，“我”在阅读过程中必须是隐退的、悬搁的，既不是我注六经，更不是六经注我，而是六经注六经，这颇类似于基督神学中“圣经自己解释自己”的释经路径。

对文本的尊重，在朱子的读书法中还进一步体现为“不添字”、“不强断”、“不强解”、“不强说”的要求：

看文字，且依本句，不要添字。那里元有缝罅，如合子相似。自家只去抉开，不是浑沦底物，硬去凿；亦不可先立说，牵古人意来凑。（同上书，页181）

问：“看理多有疑处。如百氏之言，或疑其非，又疑其为是，当如何断之？”曰：“不可强断，姑置之可也。”（同上书，页186-187）

经书有不可解处，只得阙。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谬处。（同上书，页181）

对文本的尊重实质上也是对文义（义理系统）、对圣书原意的尊重。朱子反复强调圣贤话语有其本己的“语脉”，“安顿得各有所在”，不容人臆测与胡说：

今之谈经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浅也，而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远；本明也，而必使至于晦，此今日谈经之大患也。（同上书，页181）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应该指出，上面所说的对文本的尊重也好，对读者敬虔性、被动性、虚心、平心之要求也好，决不意味着读者只是一个毫无主见的接受机器：

看人文字，不可随声迁就。我见得是处，方可信。须沈潜玩绎，方有见处。不然，人说沙可做饭，我也说沙可做饭，如何可吃！（同上书，页185）

强调虚心、平心，只是为了读者更好地面向义理本身，这一点在《答陆子静》一书中说得很清楚，陆曾以“甲与乙辨，方各自是其说，甲则曰愿乙平心也，乙亦曰愿甲平心也。平心之说恐难明白”质疑朱子，朱子应以：

所谓平心者，非直使甲操乙之见，乙守甲之说也，亦非谓都不论事之是非也，但欲两家姑暂置其是己非彼之意，然后可以据事论理，而终得是非之实。（〈答陆子静〉，《朱熹集》，第3册，页1583）

4、读书次第

解经、读书既然成了工夫问题，因而亦有次第可言，这里次第有两个含义，一是读何书之次第，一是如何读之次第。

4·1读何书之次第

四书六经皆属圣书，由哪一本读起，此即所谓“读何书之次第”：

今人只为不曾读书，祇是读得粗书。凡读书，先读《语》《孟》，然后观史，则如明鉴在此，而妍丑不可逃。若未读彻《语》《孟》《中庸》《大学》便去看史，胸中无一个权衡，多为所惑。又有一般人都不曾读书，便言我已悟得道理，如此便是恻隐之心，如此便是羞恶之心，如此便是是非之心，浑是一个私意……（《朱子语类》，第1册，页195）[3]

读何书之次第问题，在普通的读者那里根本不成一问题，或者说至少不成什么大的问题。但在儒学系统内部，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它不仅牵涉入手的门路问题，甚至也关系到义理系统的诠释与阐发问题、关系到修行之步骤问题。圣书因载有圣贤之意、形上之道而得以保证读者通过阅读建立起圣传系统的价值度规，亦同时明了“道心”（天理）与“人心”（私意）之本质区别。这也是朱子说的“大本”，有了这个“大本”，也就具备了圣传系统的权衡的标准与鉴别能力，于是读史乃至读诸子百家不过是这一标准的进一步的运用、验证而已：

为学须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约，中间一节甚广大，到末梢又约。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故必先观《论》《孟》《大学》《中庸》，以考圣贤之意；读史，以考存亡治乱之迹；读诸子百家，以见其驳杂之病。其节目自有次序，不可逾越。（同上书，页188）[4]

需要指出的是，朱子在读何书次第上曾有不同的说法，他还给出过大学-论-孟-中庸-诗-书-礼-乐-易这一更加详细的序列（〈答黎季忱〉，《朱熹集》，第6册，页3240）。而今人对之的评价亦因人而异。好评者如马一浮先生云：

朱注字字称量而出，深得圣人之用心。故谓治群经必先求之四书，治四书必先求之朱注……[5]

恶评者如牟宗三先生则对之颇多微词。[6]

4·2如何读之次第

不仅读何书有一个次第的问题，就是读同一本书，亦存在一个次第的问题，这一点朱子也是反复强调的。这里的“次第”有几层含义。一是文字阅读上面的次第：

知读书有渐，甚善甚善。但亦须且读一书，先其近而易知者，字字考验，句句推详，上句了然后及下句，前段了然后及后段，乃能真实该遍，无所不通。使自家意思便与古圣贤意思泯然无间，不见古今彼此之隔，乃为真读书耳。（〈答林退思补〉，《朱熹集》第6册，页3223）

这种由字-句-段逐渐递进的阅读方式，亦即朱子所谓的“渐”当然充分体现出朱子对文本本身的尊重精神，但朱子的本意并非让读者执守字句主义，相反字句主义恰恰是朱子极力排斥的：

凡读书，须看上下文意如何，不可泥着一字。（《朱子语类》，第1册，页192）

读书，须看他文势语脉。（同上书，页173）

尊重文本也不是要溺于文字的食古不化，而是通过此阅读方式而达致“通透”乃至“纯熟”：

将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过，常时暗诵默思，反复研究，未上口时须教上口，未通透时须教通透，已通透后便要纯熟，直得不思索时此意常在心胸之间，驱散不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换一段看令如此。数段之后，心安理熟，觉得工夫省力时，便渐得力也。（〈答黄子耕〉，《朱熹集》，第5册，页2509-2510）

而纯熟当然不只是文字意义上背诵如流，而是将圣贤之言“烂熟于心”，圣贤之言化为己言，圣贤之意化为己意：

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之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然熟读精思既晓得后，又须疑不止如此，庶几有进。若以为止如此矣，则终不复有进也。（《朱子语类》，第1册，页168）

二是由易及难、由近及远的次第：

盖所谓道之全体虽高且大，而其实未尝不贯乎日用细微切近之间。苟悦其高而忽其近，慕于大而略于细，则无渐次经由之实，而徒有悬想跂望之劳，亦终不能以自达矣。（〈答林退思〉，《朱熹集》，第6册，页3226）

三是由外及里的次第，这种次第是由于文本的意义的多重性本身要求的：

圣人言语，一重又一重，须入深处看。若只见皮肤，便有差错。须深究，方有得。（《朱子语类》，第7册，页2767）

…把文字来平看，不要得高。第一番，且平看那一重文意是如何？第二番，又揭起第一重，看那第二重是如何？第三番，又揭起第二重，看那第三重是如何？看来看去，二十番三十番，便自见得道理有稳处。（同上书，页2826-2827）

所以，如何读之次第，不只是因为接受者、解经者本身之主观参与过程中的一件物事，而且也是经文本身的客观之要求，如此，任何助长与躐等都是应该避免的。正因为文本结构以及义理系统有如此种种之次第，所以读者读书就必须具备“耐心”：

观书须宽心平易看，先见得大纲道理了，然后详究节目。公今如人入大屋，方在一重门外，里面更有数重门未入未见，便要说他房里事，如何得！（同上书，页2835）

为学读书，须是耐烦细意去理会，切不可粗心……未见道理时，恰如数重物色包在里许，无缘可以便见得。须是今日去了一重，又见得一重；明日又去了一重，又见得一重。去尽皮，方见肉；去尽肉，方见骨；去尽骨，方见髓。使粗心大气不得。（《朱子语类》，第1册，页172）

需要指出的是，朱子这里的读书次第并不是那种不顾“大局”的局部阅读法，因为在阅读的次第中，朱子还特别指出一种类似局部与整体循环的阅读方式：

……若看《大学》，则当且专看《大学》，如都不知有它书相似，逐字逐句一一推穷，逐章反复，通看本章血脉；全篇反复，通看一篇次第，终而复始，莫论遍数，令其通贯浹洽，颠倒烂熟，无可得看，方可别看一书。（〈答吴伯丰〉，《朱熹集》，第5册，页2557）

这种局部与整体的循环，不仅仅只限于一本书的阅读，亦存在于整个读书的过程之中：

读书若有所见，未必便是，不可便执着。且放在一边，益更读书，以来新见。若执着一见，则此心、便被此见遮蔽了。譬如一片洁净田地，若上面才安一物，便须有遮蔽了处。圣人七通八达事事说到极致

处。学者须是多读书，使相互发明，事事穷到极致处。（《朱子语类》，第1册，页184）

如此，因局部阅读而形成的“成见”会由全篇的阅读的识见所纠偏，因一书阅读而形成的成见，会由众书的阅读的识见所纠偏，如此而新见叠出，并相互发明。

4·3 虚心与切己之关系

由2-4节我们在朱子的读书法可以看到两个关键词：“虚心”、“切己”，乍看起来，这里存在一个明显的冲突：虚心本即是指将“自家身己”搁置起来，以便以书观书；而“切己”则恰恰要突显出自家身己。其实虚心所悬搁的“自家身己”与切己突显的“自家身己”意义完全不同，前者不过是“私意”、“一己之见”（偏见、旧见），所以需要搁置、清除，以便让圣书之本意（“本文正意”）、圣贤之见展现出来；而后者则是从行为的角度，强调读书与践履、身体力行密不可分，“用药治病”之喻很能说明这种行为义。朱子本人有一句话可以简单明了地概括两者之间的关系：

读书须是虚心切己。虚心，方能得圣贤意；切己，则圣贤之言不为虚说。（同上书，页179）

文章添加：[丁纪](#) 最后编辑：[丁纪](#)

点击数:13942 本周点击数:58 [打印本页](#) [推荐给好友](#) [站内收藏](#) [联系管理员](#)

相关评论（只显示最新5条）

[北冥之鱼](#) 于2007-12-27 21:17:55

觉得很好,只是引用的文字略显的太小.文章似乎未完.是否可有更多涉及到朱子的文章,尤其是谈朱子语类的.新手,请关照/.

[springbottle](#) 于2007-6-12 2:52:32

[joey2007](#) 于2007-2-25 11:48:19

上面一大段话跟这里谈的读书“风牛马不相及”，可能发错了地方。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大谈特谈经济“政治”的人物非常好地沿袭了“以政治斗争为纲”的毛主席思想，然而却把这种衍生于马克思教条的共产主义框框天真的套在几句貌似有理的口号上：“一切为了人民的幸福”，并叫嚣：“考虑下中国经济该上案了”，“为什么国务院不想一想用共产主义国家管理国家的方式，用民主集中... ..”不知道这些人面对这些问题时该怎么回答：“当今世界有哪个是共产主义国家？如果有共产主义成功的模式，中国还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什么？请问在中国国企改革前是什么模式在管理？股份制有哪些好处？你口口声声的共产主义按你的“设想”该如何实现？一句话，你博览群书，经济学的书籍看懂了几本？给你最好的建议还是好好读书，虚心读书，像本文所言，“虚心切己”，加一句“心态平稳”，切忌“愤世疾俗”... ..

[lipeng](#) 于2007-1-19 20:07:56

读书，似乎是艺术，也是技巧性很高的生活手段。其中的奥妙只有思考了，感悟了才懂

[更多评论>>](#)

[加入收藏](#) | [关于我们](#) | [投稿须知](#) | [版权申明](#) |

| [设为首页](#) |

